

耿刘同 著

御园漫步

——
皇家园林的情趣

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

紫禁城文化丛书

御园漫步

——皇家园林的情趣

耿刘同 著



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御园漫步——皇家园林的情趣 / 耿刘同著. —北京:
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, 2013.1
ISBN 978-7-5078-3488-8

I. ①御… II. ①耿… III. ①古典园林—介绍—中国
IV. ①K928.7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221197号

御园漫步——皇家园林的情趣

著 者	耿刘同
责任编辑	孙兴冉
版式设计	国广设计室
责任校对	徐秀英
出版发行	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(83139469 83139489[传真])
社 址	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(国家广电总局内)
	邮编: 100866
网 址	www.chirp.com.cn
经 销	新华书店
印 刷	环球印刷(北京)有限公司
开 本	710×1000 1/16
字 数	100千字
印 张	9
版 次	2013年1月 北京第一版
印 次	2013年1月 第一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078-3488-8 / G · 1391
定 价	19.80 元

国际广播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(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)

目 录

前 言 /1

北京的西湖风情——昆明湖 /1

御园中的江南名楼 /5

私家美景入禁苑 /11

宗教色彩的皇家园林 /16

帝王家的幽风图画 /20

山水诗、山水画与山水园林 /25

以景分区的宫苑园囿 /29

昆明池水两千年 /34

历史在这里过渡 /44

“无双风月属昆明” /48

李元妃与杨贵妃 /52

龙舟趣事 /56

京剧的摇篮——德和园大戏楼 /59

驻蹕理政的勤政殿 /64

从未失却的礼制轴线 /68

建在御苑中的孝道	/71
御苑处处别君臣	/76
不准皇帝偷懒的无逸斋	/78
石舫的启示	/81
画龙点睛的楹联匾额	/83
引经据典的匾文联语	/86
《文心雕龙》在颐和园匾上	/91
词臣的苦心	/99
世界遗产中的奇葩	/102
规模第二大的世界遗产地	/105
东西方文明在皇家园林中的差异	/108
具有世界遗产潜质的皇家园林	/113
后 记	/119

前言

中国的传统文化，大体上可以用三个不同的属性和不同的层次来分类。它们是民间文化、士大夫文化和皇家文化。有人说，还应该有一类宗教文化。其实，可以界定的文化种类还很多，由于不同的政治、经济基础，各种文化均可反映在上述的三种文化之中。中国皇家园林是中国皇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我们在解读皇家文化过程中，不可忽略对皇家园林的研究。园林，既是物质的，也是精神的。

中国古代园林的产生，应该是与城市化的进程相关。当一部分人，由于从事生计的内容和形式的变化，而被圈廓在城中生活；相对密集的建筑，有限的空间，嘈杂喧闹的环境，全然失却城外自然的野趣。有条件的市民，便不断引进自然的元素，小到树木花草的引种、鱼虫鸟兽的饲养，大到自然山水的模拟，进而亭台楼阁的点缀，这大概是园林的衍化过程。古代有一个对园林很通用的名称，叫“城市山林”。即使到了现代，人们也还追求着“都市中的山庄”等这样有名有实，或者有名无实的自然情趣。另有一种情况，是定居在城中的市民，选择风景美好的郊野，以城中的居住条件和生活方式，营构又一个生活场所，这便是至今还运用在生活之中的一种古代园林的名称：“别墅”。它还有更含蓄文雅一点的，现代已不太使用的名称：“别业”、

“山居”。这些都归纳在园林学科的一类——“私家园林”范畴。

至于佛道宗教修炼场所的寺观，它们最早也都发源于城市之中，准确一点说，它们最初的形态是产生在都城之中，而又逐渐向深山邃谷中隐去。道教的五岳，佛教的四大名山，都是最具盛名的风景名胜园林和寺庙园林，在历史上这一类园林虽然受到宗教文化，特别是宗教思想的哺育、塑造，许多深奥抽象的哲理，被演绎在自然山水的雄秀和诡谲之中，但它们的政治经济基础，仍然依托着皇家以及达官贵人、地主富商的政治势力和经济财力的庇护和布施，而得以生存和隆盛。由于自然山水的永恒和宗教信仰的弘扬绵延，它们能跨越朝代更替的劫难和避免家族兴衰的厄运，相对存在的历史较久。虽然殿堂寮舍有所更新，而保留滋茂至今的许多千年以上的松、柏、槐、桧和银杏等古树林木，是它们存在最难得的历史见证。

长期以来有一种说法，认为中国古代园林起源于专供天子帝王行围狩猎的“囿”。又据以推衍出，中国古代园林起源于皇家园林，这个结论是值得商榷的。“囿”是我们所知最早的园林形态，或者说最早见于历史文献记载的一种功能明确、可以稽考的古代园林模式；更多的园林起源的因素，还是孕育于农牧生产和生活生息之中，还有把天地山水作为自然的偶像加以崇敬和亲近的认识与实践。

帝王的宫室，几乎都是城中之城，尤其远离自然。限于礼制，在皇城内只能规划出有限的自然空间。将宫室的功能构筑体现在自然山水之间，满足对于自然的追求，创造在城中之城所不能进行游乐活动的条件；同时不能排除，因为政治的目的而进行的这种离宫别苑的营构。凡执掌政权时间较长，又是中央集权的朝代，皇家园林重建的次数就多。皇家园林重复兴建的出现，是封建社会极盛时期的一个重要表征。

中国皇家园林，是近代园林学者对于中国古代园林中，凡由帝王所营构

的园林总称。在历史上习惯用囿、苑、园、离宫、御园以及上林、御花园等名称，来专指这一类园林。清代是皇室造园较多而且也遗存最多的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，在其行文当中，将其所建的皇家园林称之为“国朝苑囿”。

中国古代的皇家园林，大都毁于朝代更替时的战火，或者荒废于都城迁变之时，明清以前的完整实物已很难见到，唯有以山水为构架的御园，从山水地貌上，还可以依稀辨认原有的自然风貌，或者在发掘的殿堂台基的残址上，想见当时宏大辉煌的建筑规模。至于苑中的珍禽异兽、奇花异草，以及宏富的陈设收藏，只有从历史文献中才能窥见其一斑。其中，自汉代以来，有关皇家园林的文学描写，最为令人神往。像司马相如的《上林赋》，扬雄的《羽猎赋》，不但形象地勾画出皇家园林的无比宏丽，而且，描绘了帝王在苑囿中宴游活动极为奢华的场面。这些不但为我们今天解读古代皇家园林留下了丰富的信息和依据，而且为汉代以后的帝王造园，勾画出可供遵循的范本。直至清代最后的一座皇家园林——颐和园中的景物还能溯源到汉代御园中的建构，这正是皇家园林区别于其他属性的古代园林的重要特征。

历代发生在皇家园林中的故事证明，中国的皇家园林，既是封建社会太平盛世的标志，又是王朝末代衰亡的见证。饱含历史沧桑的皇家园林，除却给我们以历史特殊视角的启示以外，由于它的兴造，可以动用和聚敛全国的财力、人力和智力、物力；同时，又不受权势的制约，所以，皇家园林，不但动辄有跨山连谷，绵亘数十里的规模，而且在规划布局、建筑造景、占有山水自然和融合吸收全国园林建筑景观精华诸方面，更具有皇家钦工的理想优势。因此一代代、一座座广袤的园林艺术精品出现，又一代代、一座座消失。我们能够看到的较为完整的皇家园林，是明清时的。由于明清在北京定都，而1911年的辛亥革命，又区别于历史上改朝换代的模式，皇家园林终于在北京及其近畿，保存了仅有的几座标本，受到珍视。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

国成立后，北海、颐和园等皇家园林列入国务院于 1961 年首批颁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，20 世纪 90 年代，承德的避暑山庄外八庙和北京的颐和园，均以中国皇家园林的杰出人文景观价值，被联合国世界遗产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，成为人类的共同遗产。但是，明清时代的皇家园林，特别是清代的皇家园林，它们的数量、规模和几千年文化集聚所孕育的内涵，远非这两座皇家园林所能够全面显现的，何况它们都带有近代历史上兵燹所留下的难以平复的深深伤痕。

北京的西湖风情——昆明湖

说起西湖，就使人想起“天下西湖三十六”的民谚。中国称作西湖，又以风景著名的水域其实很多。原因是国土的大走势所造成西北地势高，东南地势低的态势。当初构筑城市的时候，往往要避开西北风并考虑城市的供水，选择自然的下游流向。西湖的“西”字，是相对城市而言的。所有的西湖中当首推杭州西湖。北京万寿山下的昆明湖，也曾经称为西湖，这是明代所形成的，而且当地的“土人”还艳称之为“西湖景”。

“西湖景”的形成，是因为明代迁移到这里的南方人，在湖边开辟了水田，不但种植稻米，而且种植菱、芡、莲、菰等水生的作物，构成了“宛然江南风景”。明代吴门画派著名的画家文征明，曾到此游览，写下了《西湖诗》：

春湖落日水拖蓝，天影楼台上下涵。

十里青山行画里，双飞白鸟似江南。

思家忽动扁舟兴，顾影深怀短绁渐。

不尽平生淹乐意，绿荫深处更停骖。

诗中的“楼台”当为当时分布于西湖岸边的“西湖十寺”。江南画家笔下的诗，自有“诗中有画”的境界。《西湖诗》直可看作是一幅江南山水的画卷。但这时的西湖，距离乾隆皇帝仿照杭州西湖的平面加以展拓，并改名为昆明湖尚隔二百余年。

明代西湖周边虽然还没有形成皇家园林的格局，但明代的皇帝却进行过西湖上的游乐活动。明神宗朱翊钧于万历十六年（1588）就有“谒陵回銮幸西山，经西湖，登龙舟，后妃嫔御皆从”的记载。在这次帝后的游乐活动之前，西湖下游的出口被特意闸死，将水位逼到与岸边相齐。太监们事先把许多大鱼系在水下，并在水面作出标志，一下网便有满网活蹦乱跳的大鱼被托出水面，于是万历皇帝龙颜大悦。记载这件事的作者还发了这样的议论：“是时舳舻青雀，首尾相衔，即汉之昆明殆不过是。”“舳舻”是春秋时吴王大艫的名称，“青雀”泛指华贵的游船。作者蒋一葵是明万历时的人，曾在京师任西城指挥使，所记应是真实的，或者为亲眼所睹，亦未可知。但他将这次朱翊钧游乐的西湖比作汉武帝的昆明湖，恐怕作者也没有想到在一百多年后却成了现实。

西湖改名为昆明湖是清乾隆年间的事，但在改名的时候，西湖已另有西海、金海的名称。称作西海是因为北京习惯将大的水域称作“海”，西方属金，金海仍是西海的意思。乾隆十五年的上谕的原文是这样写的：“瓮山著称名为万寿山，金海著称名为昆明湖，应通行晓谕中外知之。”经过展拓，不再称为西湖的昆明湖，恰在景物风情上更与杭州的西湖相似，几乎是在北京“克隆”出一个杭州西湖。

说是“克隆”未免调侃，中国古代造园艺术中，确有“移景”一说，是造园的手法之一。便是将甲地的景物，在乙地照样仿建。昆明湖的仿自杭州西湖，有乾隆皇帝的御制诗为证。

面水背山地，明湖仿浙西。

琳琅三竺宇，花柳六桥堤。

这是题为《万寿山即事》的五言古诗内的四句，作于乾隆十八年（1753）。“明湖仿浙西”，虽语欠通顺，但明明白白地说昆明湖是仿建浙江杭州的西湖。“琳琅三竺宇”是指万寿山众多的寺庙仿佛杭州天竺山：上天竺法喜寺，中天竺法净寺和下山竺法镜寺琳琅满目；“花柳六桥堤”是说昆明湖中的西堤六桥是和杭州西湖上的苏堤六桥一样，在桃红柳绿的映衬之中。将杭州西湖和昆明湖的两湖平面图放在一起加以比较，就不难看出它们的相似之处，特别是纵穿两湖西部的各自一道长堤，不但在湖的表面勾画出神似的一笔，几乎可以看作是孪生的姐妹，而且在立面的景观层次上也都是堤、桥、花柳为前景，透视出远处的山峰。难怪乾隆皇帝在乾隆二十二年（1757）第二次南巡返京后，泛舟昆明湖经过西堤的诗中写道：“我适余杭返巡辇，那更苏氏较如何。”他带着新鲜的西湖苏堤的情景体验，要和眼前的昆明湖上的西堤美景分个上下。看来，乾隆皇帝对他自己的这造园大手笔自我欣赏得很，自鸣得意得很。“六桥一带谁渲染，借得苏堤画意多。”唯恐别人忽略，经常在诗中提醒。其实，在清代皇家御苑中仿构杭州西湖的景物风情，并不是从昆明湖的展拓开始的，早在建造圆明园时，就已经大量引用了。

圆明园中最大的水域称为福海，福海沿岸就有八处景点摹自杭州西湖十景的景观立意，并直接引用了景名，它们是“平湖秋月”、“南屏晚钟”、“雷峰夕照”、“苏堤春晓”、“柳浪闻莺”、“三潭映月”、“双峰插云”和“曲院风荷”。其中“平湖秋月”和“曲院风荷”列入圆明园四十景，“平湖秋月”建于雍正年间，“曲院风荷”是乾隆时所增建。另外，四十景之一的“坦坦荡荡”，虽未直接援用西湖的“玉泉鱼跃”景名，其建筑布局与游赏观鱼放生池

的功能都是以西湖清涟寺的放生池为基调变体构筑的。众多西湖风景的立意体现在福海的周边，但福海的整体形状却未能体现出杭州西湖的宏观形象。圆明园四十景完成于乾隆九年（1744），六年以后的乾隆十五年（1750），万寿山清漪园的兴建，实现了从总体对杭州西湖在京师西郊的再现。昆明湖较之福海要大得多，但湖边的景物并没有照搬杭州的景名，而是采用“坦坦荡荡”的模式，将原来的景名隐去，如昆明湖西堤外侧的畅观堂，其建筑布局完全仿自西湖的“蕉石鸣琴”，却没有用“蕉石鸣琴”命名，不知内里的人，很少知道这一景点的来历，只觉得登上畅观堂向东俯视昆明湖全景，会感叹与杭州西湖何其相似乃尔，全然忘记这里与杭州西湖有数千里之遥。乾隆时代的著名诗人袁枚的《随园诗话》中引用了一首一位女诗人题咏西湖苏堤的绝句，后两句为：“最好湖心亭上望，满堤人似水中行。”当昆明湖西堤上桃红柳绿的春季到来，在畅观堂上遥看眼下游人如织的西堤，所见到的恰是“最好畅观堂上望，满堤人似水中行”。移景也讲求形神兼备，一种景观，一种风情，一种境界，不但跨越千里之遥的空间，而且也跨越了两百多年的时间，活泼泼地呈现在今人的面前。只可惜圆明园中的西湖风情已消失在一个半世纪前的战火之中，在现存的废墟上已无从领略了。

御园中的江南名楼

亭、台、楼、阁，原来是中国古代的四种建筑形式，相互之间并不混用，但将这四个单声词连在一起，往往用来形容园林中建筑物的丰富多姿或概括园中的景观。这四种建筑样式，除亭之外，若不建于高处，并没有登高俯眺的功能。其余三种，总是以高取胜，都是具有极目远望的功能建构。高耸的建筑物，从来都是人们理想的观景和点景的景观极致。晚唐诗人杜牧的一首“千里莺啼绿映红，水村山郭酒旗风。南朝四百八十寺，多少楼台烟雨中”，使千余年来多少代人神往烟雨中楼台参差相望，朦胧衬映的意境。清代皇家园林里的亭台楼阁，也追求这种登高眺远的功能，同时也丰富了全园的景观层次。造园时，更追求具有文化沉淀、曾经文学名篇升华的名胜出现在皇家御园之中。

登高，在古代造园的理论中有“因高思远”的习用立意，这要归功于古代丰厚的文学遗产中那些脍炙人口的诗文名篇的描述。这些描述将登高升华为一种文化现象。在古代造园中，登高的意境是依着于山水楼台来实现的。清代的皇家园林，与唐代王勃的《滕王阁序》、崔颢的《黄鹤楼》、宋代范仲淹的《岳阳楼记》等，都有形似或神似的体现。当乾隆十五年（1750），乾隆

在兴建万寿山清漪园的时候，更是集中将它们融入到这座御园之中，成为万寿山上、昆明湖畔最为耀眼的建筑景观。

万寿山上的佛香阁，无论在清漪园时代，还是在颐和园时代，都是这座名苑的主体建筑和标志。最初设计建造时，并不是现在的三层佛阁，而是要建成九层的延寿塔，以标显为其母后祝寿建大报恩延寿寺的主题。当延寿塔建至五层，塔身已高出山顶；建至八层已高出云表，乾隆都有诗加以描绘。问题出在建至八层不久，工程出现了坍塌事故。凑巧的是，为了同一目的，在北海大西天同时兴建的报恩塔，也被火焚毁，令乾隆大为沮丧。他写了一首《志过》的诗，聊表心迹。后来发现明代人孙承泽写的《春明梦余录》中，有北京的西北角不宜建高塔的记载，乾隆便不再建延寿塔，而在延寿塔的基础上改建“佛楼”，即是现在的佛香阁。

延寿塔，原是仿照杭州钱塘江畔的六和塔设计的。现在的八面三层四重檐的佛香阁仍然可以看到六和塔的影子，只是缩矮了一些。有人说佛香阁仿自滕王阁，虽无明文可稽，但对照王勃《滕王阁序》中的名句“层峦耸翠，上出云霄。飞阁流丹，下临无地。鹤汀凫渚，穷岛屿之萦回。桂殿兰宫，列冈峦之体势”，将这一段文字移用来形容和描绘佛香阁，实在是再恰当不过的了。若于秋日傍晚，登临佛香阁眺望，正值水鸟应节候而来，“落霞与孤鹜齐飞，秋水共长天一色”令人销魂的画面，也是不难捕捉到的。

说佛香阁是模仿滕王阁，似乎虚了些，这只是从建筑的形象、环境来立论。若从造园艺术和因地制宜的分析来说，并不是没有道理的，这正可谓神似的效果。另一座江南名楼岳阳楼在园中的体现，却有着明文的记载，但也不能归入形似的一类，这便是昆明湖西堤南端的景明楼。

景明楼由一主两配三座相并列的两层楼组成。在昆明湖最南端的柳桥和练桥之间的堤面上。从楼名“景明”两字来看，确是摘自范仲淹《岳阳楼记》

中“春和景明，水波不兴”的名句，所以乾隆在诗中说“名称借得范家记，景概移来赵氏图”，“范家记”，当是范仲淹《岳阳楼记》的省称，而“赵氏图”则是指元代大画家赵孟頫的《荷亭纳凉图》。可惜的是，名称不难，找来《岳阳楼记》一读即可映证，而赵孟頫这幅曾经著录于《石渠宝笈》的名作，却已不知下落，无从将景物与画面加以比较了。但是可以断言，景明楼不是按照当时岳阳楼的原样建造的。岳阳楼建于城上；景明楼建于堤上，首先在地势景观上就有所不同。虽然岳阳楼面临洞庭湖，景明楼面临昆明湖，都能取得“春和景明，波澜不惊”的境界。再则，现在的岳阳楼是1880年光绪六年时重建的，晚于景明楼一百多年。现在的景明楼是20世纪90年代在原来的基础上复建的，又晚于现在的岳阳楼一百多年。假如在形式上有所因果的话，只有一主两配的三座建筑构成是相近似的。岳阳楼的配属是三醉亭、仙梅亭两座亭子，而景明楼是两座体量小于主楼的配楼。

乾隆建造景明楼的初衷，并不在于将这座江南名楼再现于清漪园中，而是要将《岳阳楼记》中著名的立论通过这座点景的楼群表达出来。乾隆在多首咏写景明楼的诗中曾反复作了表白，如：“岳阳记语当前景，吾亦同之庸先忧”；“岳阳记句即景揽，后乐先忧实切吾”。“后乐先忧”是《岳阳楼记》通篇结尾最为闪光的千古宏论，向来作为施政人物的座右箴铭而被推崇，其原文是：“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，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。是进亦忧，退亦忧。然则何时而乐耶？其必曰：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乎。”高居庙堂的乾隆皇帝当然要在造园时候，把这个施政不忘百姓疾苦的心迹以景观建筑为载体，表露出来。这里要注明的是，在清漪园时代，园的东、西、南部并没有围墙，平常老百姓是可以在西堤上来往的。把这样一座具有忧民情结的景明楼建造在百姓可以通行的堤路上，不是无缘无故的。过往景明楼下的村民俗子，也许并不一定联想到当今皇上的苦心，但至少乾隆的这一用意，可以

警示谙熟经史的大臣们，不要一味地追求享乐而忘却民间的疾苦。

与滕王阁、岳阳楼不一样，江南三大名楼的另一座名楼——黄鹤楼，是清漪园中最具形似而不求神似的三层楼阁，被称为望蟾阁。望蟾阁在昆明湖主湖域最大的岛——南湖岛上。南湖岛又称蓬莱岛，是以海上有三座仙岛方丈、蓬莱、瀛洲之一而命名的。望蟾阁是蓬莱岛上的主体建筑，与佛香阁隔水相呼应，又与南湖岛连接东堤十七孔桥相匹配。一桥横向展卧水面，一阁竖立岛中，立面造景，既舒展匀称，又突兀奇峭，可惜这座望蟾阁已毁于1860年的英法联军之火，不复存在。慈禧重建时，在其原来石造假山的基础上，改建成一座只有一层的涵虚堂。虽然大体不差，终不如三层杰阁巍然提气，更何况十七孔桥依然旧貌，在构图上略显失衡。

望蟾阁，顾名思义，是一座登高揽月的园林景观建筑，全然与黄鹤楼的内涵无甚联系。乾隆在当上太上皇以后还在诗中说，这座望蟾阁建成四十年，他曾十二次登临，却都没有一次在阁上赏月，大概他老人家都是白天来的。与黄鹤楼无甚内涵沟通之处，为什么又说它最具形似呢？原来这座望蟾阁是大臣阿里衮为了表示对皇太后的孝心，于皇太后六十大寿时所敬献的寿礼。阿里衮在皇太后六十大寿的乾隆十六年（1751）时，任湖广总督，后又任两广总督，就在这时，他定制加工了武昌黄鹤楼的三层木料，送往清漪园工地。阿里衮在当地任封疆大吏，他仿黄鹤楼看来是不会走样的。这样的事例，在清漪园的造园历史中，并不多见。所以乾隆每每写到望蟾阁的诗，都要加以注解，来说明这件事的缘由。望蟾阁是木结构的楼阁，但屋面的瓦件，并未说明是阿里衮一并敬献的。20世纪80年代，曾于南湖岛望蟾阁遗址发现一只黄色琉璃套兽（套于出檐角梁头上的防水构件）以云朵组成龙头形状，既特别又精美。这种以云朵为主题的图案，与望蟾阁的赏月功能是紧紧相扣的。可见当时清漪园的造园工艺，在极细微之处，也是精心设计，精心